

「紀念先父（母）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年代。」這是白先勇在這本書的題獻，點明了這本小說集所要訴說的，是一個個屬於時代的故事，泛著過往的色調。那個秋意時代啊！因為紮實的回憶而太過沉重，當西風吹起、春光已逝，這群台北人恨不得化成一片落葉，飄回淪落的紅色大陸。

台北人其實最不想要被稱作台北人。他們是跟這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一群，國共戰爭後，歷史和地理可以輕易的劃分成青天白日 and 五星，可是人情卻不能如此分明，一顆心半縷魂還留在眷戀的故鄉，或許還有原本能相守一生的家人和愛人。一陣動盪讓命運曲折，一聲台北人何其沉重？明明身在台北，卻恍惚覺得不曾遠離那方居住了大半個輩子的家鄉，怔忡之間，已經身在異地；尚且迷網，卻驀然發現生命中最美好的年華，已經悄然遠去。

普魯斯特曾說：「逝去的時光是美好的時光。」青春和美夢，以及那曾有的顯達富貴連成一氣，如今都已成爲過往雲煙。有的人不願意放手，掙扎在現實和過往之間，企圖簽起一絲微弱的連結。花橋榮記中，盧先生努力的存錢，將記憶裡「靈透靈透」的未婚妻偷渡來台；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，王雄把麗兒當作他過去的媳婦子兒一般疼愛；歲除中，賴大哥開口閉口不離轟轟烈烈的臺兒莊……，或許帶來一絲安慰或許破滅之後要面對更加殘酷的現實，時局和年歲早已劃上一道血淋淋的鴻溝，再也不復以往。

沉浸在過去固然可憫，但屈就於現時則更爲可悲。遺忘和淡化那些流金歲月的同時，也親手丟棄了人生最具意義的一段，但還是得生活，這副身軀還是得要無可奈何的活下去。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中，金大班曾經敢愛敢恨，爲愛捍衛等待，最後還使委身富有的年長商人；一把青中，喪夫的朱青看似豁達平靜，實則錯亂了對情感的感知；滿天亮晶晶的星星裡，教父痴戀著姜青，卻因欲望跟小么兒逢場作戲；花橋榮記中的盧先生，在無法偷渡愛人的失落下，姘上了低俗而肉感的阿春……。靈魂和慾望硬生生的撕裂著彼此，靈與肉之間的輕重再也不是這滄桑的一群能掌握的分寸。

在這秋意的年代，人生也恰若絮一般的飄零。憂患重重的歲月，放下和拾起都太過傷人，這份失意和抑鬱如何能解？或許也要等到時光逝去，新陳代謝，屬於春風的一代不再揹負這沉重的情感，才能緩緩淡去這淒愴的傷痛。